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七十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五十三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也都官員外郎瀆之子而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洙字原叔性彊敏學問過人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歷星官算法訓故字書無所不通舉進士為舒城尉坐事免官久之調富川簿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

為國子監直講史館檢討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慶歷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而宰相杜衍子壻蘇舜欽坐進奏院祠神會為御史所彈洙與坐客貶知濠州居久之復召為檢討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是時諸儒定雅樂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别既成率不可用夏竦卒謚文正劉敞以竦行不應謚改謚文獻洙曰此僖祖謚也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

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言天下田稅不均請以千步開方為法班之州縣以均其稅拜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當薦舉者皆以嫌不用洙以謂士飭身厲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卒年六十所著易傳十卷雜文千餘篇子欽臣元祐中為吏部侍郎堯臣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

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瑶華宫有疾仁宗頗疑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死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尭臣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虚實以釋天下之疑不報后在殯有司以歳正月用故事張鐙尭臣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鐙可廢仁宗遽為之罷權知制誥還翰林學士元昊反西邊用兵以為泚邊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輒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

三年于令關中之民不勝彫敝宜有以勞來之仁宗從其請降詔俟賊平蠲其租賦二年又言陜西二十萬兵分屯四路不足以自守涇原最為要害處請萬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自好水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亦以擅荅元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材明年葛懐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始

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命使陜西而以琦仲淹爲招討使堯臣曰陛下復用范仲淹韓琦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仁宗以爲然因言諸路主帥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堯臣使還至涇州而德勝砦兵廹其將姚貴閉城叛堯臣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堯臣

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令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為三司使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欲收民房錢什之三以助軍費堯臣言於仁宗曰此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夔州路漕臣請鹽井歲課十餘萬緡事下三司堯臣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浚取厚利適所以斂怨也皆罷之求解計事以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為羣牧使皇祐三年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堯臣持法守正務裁

抑僥倖至有鏤匿名書傳之京城者仁宗信之益不疑
而堯臣益奮厲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
屬目而青頗有自得色堯臣與青言古將帥起微賤而
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喪至和中
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吏部卒年五十六將終有遺
奏勸仁宗以早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嗣贈左僕射謚曰
文安堯臣典内外制十年文詞温潤得王言體有文集
五十卷元豐三年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上言至和

中仁宗不豫内外寒心者累月先臣參預朝政宰相文彦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啟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與彦博弼等於仁宗前忘身為國不顧忌諱求立為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開又與同列各求罷免避位以冀開納仁宗感悟遂許英宗為嗣神宗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神宗嘉之乃加贈堯臣太師改謚曰文忠以同老為祕閣校理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也中進士補趙州司理參軍為人明敏果敢有材稍遷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章獻皇后服未除而禮官請用冬至日册后沔奏請俟祥禫別擇日上書李安世被劾沔又奏請勿治出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貶監衡州酒稅移通州知處州還監察御史又知楚州所至皆有能迹召為右正言又有直名遷提點兩浙刑獄陜西轉運使居兩月即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又數月移知慶州三司所給

特支物惡而估直高軍人有語而優戲及之沔曰此朝
廷特支何敢妄言搖衆亟命斬之諸將為請猶杖配嶺
南明日給特支無敢讙者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
直學士知明州移知秦州仁宗勉以邊事對曰秦州不
足憂陛下當以南方為憂明日官軍以敗聞遂以沔為
荆湖江西廣南安撫使未幾副狄青宣撫賊平遷給事中
知杭州召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
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沔曰臣請以理折之乃

謂使人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遂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册為皇后命沔讀册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册沔既位右府力辯之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沔在杭貪縱不法所刺配人以百數及去即竊其案後有訴者無以自解遷大學士移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笞繫罪人不以法為御史彈奏

按驗如實乃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禄卿分司南京

會恩除知濠州以禮部侍郎致仕起為資政殿學士知

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士知延州道卒年七十一贈

兵部尚書謚曰威敏

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也後徙居信都石晉之亂祖

行周陷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内冦以所掠數百人屬其

父延昭悉縱之因逌歸官至太子率府率況舉進士又

舉賢良方正為太常丞通判江寧府陝西用兵從夏竦

辟爲經略判官擢直集賢院諸將恣兵擊賊況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仁宗多見聽用還爲右正言脩起居注知制誥陜西宣撫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益州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決事雖或小罪幷其家内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況察其非甚罪釋之又聽斷之明蜀人以比張詠遷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未至復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

學士翰林學士況約景德會計録以今財賦所入多於
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為皇祐會計録上之㝡以
悟上庶更立輕制使民充實而縣官有餘用也除禮部
侍郎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嘉祐二年拜樞密
使以疾乞免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提舉景靈宫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五十九贈太
子太保謚曰宣簡況為人寛厚明敏與人若無不可而
非義不可干也於天下事小利近功則置而勿論所及

必朝廷先務而可以利民者嘗著好名朋黨二論有奏議三十卷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也擢進士補涇州觀察推官稍擢為侍御史知諫院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徙知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瀛州契丹使過稱疾求小憒見戡不許曰疾則可毋相見相見宜如禮北使竟不能屈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明年召還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宰相文彥博親嫌遷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

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兩非之罷為吏部侍郎觀文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使未幾拜宣徽南院
使判延州英宗即位加安武軍節度使横山酋豪請以
兵乘塞而自以其屬取靈夏歸中國戡奏言諒祚數悖
慢而多殺戮人人離心令其酋豪如此可許之時英宗
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從戡年七十告老十數不許復以
疾請乃許至同州卒年七十七贈太尉謚曰康穆戡久
分帥閫號習邊事然無他智略折節交宦者君子譏之

東都事略卷七十

東都事略卷七十一　　宋　王稱　撰

列傳五十四

張昪字杲卿韓城人也少力學有志操舉進士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器累遷太常博士京東饑擢守密州昪貸粟於民以振之多所全活元昊叛夏竦經略陜西薦昪可任改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歲餘西兵解嚴以為度支員外郎知絳州久之為京西路提

點刑獄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

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也乃聽侍養歷直史館河東轉

運使入為侍御史知雜事張堯佐緣貴妃恩驟用知開

封府入內都知楊懷敏夜直入禁中衛士為變而詔不

問罪昇皆極言之石介死既葬矣夏竦欲中傷富弼謂

介實不死北走胡昇為辨理之卒得不疑坐微累出知

濠州諫官陳升之言昇忠直宜在朝廷仁宗曰吾非不

知昇賢但其言太直爾升之請其事仁宗曰昇論張堯

佐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壊之論
楊懐敏云懐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是哉升
之曰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陛下不可以爲罪仁宗曰
朕未嘗以言罪人如昇之直朕當用之也未幾爲天章
閣待制還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轉運使修古渭城昇
言古渭斗絶在羌中無險可守餉運回遠得之更以生
患既城而羌果據廣吳嶺絶餉道裨將劉涣師兵不時
進擊昇以郭恩代之賊乃潰去涣以得城不在已也誣

奏恩所殺皆老稚由是徙昇知青州既而朝廷察渙之
妄黜之復以昇守秦州召兼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林學士士大夫以為
得人御史趙抃范師道以嘗論列陳執中與范鎮議不
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嘗攻其短陰上書出之昇
曰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
斥之乎乃罷沆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寒
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睿聖三子皆服冠裳

是不孤寒陛下春秋已高主鬯虚位臣見陛下之臣多持禄養交而少赤心謀國者則似陛下孤寒也仁宗為之感動初契丹遣蕭德爾其主宗真繪像來且求御容未報而宗真死子洪基立遣使請于朝以昇報聘昇至虜乃欲先得御容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為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遼復以洪基像來納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樞密使仁宗春秋高而儲宮尚未建昇昔在御史已屢建言矣至是與韓琦叶心

共議力陳上前仁宗面諭曰朕已立嗣矣因示以英宗
藩邸舊名昪進曰陛下不疑否仁宗曰朕何疑哉昪等
再拜賀英宗即位昪請老英宗曰卿勤勞王家未當遽
去詔五日一至樞密院昪力求退乃以彰德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踰年以太子太師致
仕昪忠信謹儉不受請謁分奉禄以及九族退居十有
餘年葺田廬於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愈老而耳
目聰明卒年八十六贈司徒侍中謚曰康節

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也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中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試遷直集賢院累擢右正言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慶歷五年升祔二后于太廟抃為赦文有曰章獻明肅皇后宣導陰教輔隆寶業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

泣下謂抃曰卿何以得道朕心中事抃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仁宗為之流涕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諫官論奏抃非糾繩才抃即上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內侍有用特恩還官者抃奏罷之張貴妃薨追册為皇

后且有建陵立廟之議抃率同列請對固爭之不能得
因伏不起仁宗改容遣之陳執中為相筆婢出外舍死
或曰嬖妾張氏殺之事聞仁宗命近侍置獄取證左執
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奏數十上執中遂罷相改翰林學
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遷禮部侍郎抃前後多稱薦士大
夫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為長者仁宗欲用耆老以抃
為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抃年益高於事無所可否又
善忘語言舉止人以為笑為御史韓縝所言罷為觀文

殿學士兼侍讀學士羣牧使仁宗崩禮院奏當以太宗為一世神主祔廟則增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正抃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

制司馬光議曰臣等謹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
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
尚三昭三穆之次故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
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
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
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又詔抃等
議抃等議曰臣等切以謂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數合

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詔又從之禮院又奏乞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奏本朝祀儀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今請以仁宗配循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矣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帝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願深詔有司博謀羣臣而議焉於是又

詔再議抃等奏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令祔廟宜以仁宗配上帝之享以宣章陛下嚴父之大孝知諫院司馬光吕誨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創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

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撥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詔從抃等議抃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太保

謚曰文懿

臣稱曰諸儒議宗廟之禮孫抃徒知七世之數而不達七世之義司馬光以太祖為受命之祖為宋太祖若太祖之位未正則祀六世為合禮矣至議配祭也公輔之論得禮之正光誨之論得禮之宜而珪抃則惑於嚴父之説當是時英宗自旁親入繼以謂不敢廢仁宗上帝之享故勉從其議耳

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少孤力學舉進士授將

作監丞通判海州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嵗為民患槩建為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明年夏水大至度與城平恃隄以全至于今賴之同知宗正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坐失舉謫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復故官職知滁州召修起居注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躐槩知制誥而以槩為天章閣待制人意槩不能平而槩恬如也遷知制誥以毋老乞知

蘇州入翰林為學士皇祐二年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
馬契丹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
勸槩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置之懷袖使
還加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
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遂除樞密副使參知政
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
槩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子從之
英宗即位再遷吏部侍郎神宗立進尚書左丞數求去

位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明年以太子少師
致仕居睢陽十五年丙辛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
康靖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無所怨
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又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
至誠非勉强者歐陽脩坐累對詔獄槩獨抗章言脩無
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仁宗
大感悟脩以故得全人以槩為長者槩既老脩亦退居
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楊子尉召試為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胡學始既去而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論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拜翰

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宿為人清儉
謹默内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
莅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吴奎包拯建言
在官年七十而未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宿以謂
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吏議從事殆非所以
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
祀朝會而郊廟乃用舊樂宿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

新樂下相去一律雖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遂不行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宿獨言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非其言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卒用三年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宿當作青詞禱祠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天下之心仁宗感悟南京鴻慶宫災

宿以謂南京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令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慶歷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地震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陽生於子而陰極於亥然陰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令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不然必有内盗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為登萊視京

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隂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㑹靈宫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韓琦議建并州爲節鎮宿以爲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

以火德又京師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令欲崇晉非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嘉祐六年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當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令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為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令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

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宜分滄州為一路以禦敵此
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朝廷
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
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事皆此類也英宗即位遷給事
中告老乃拜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還尚書左
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
恭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
瓦石為黄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爾之後事敢不

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諸儒稱述焉弟之子宗愈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陛辭之日英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召對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内卒盜乘輿寶器宗愈曰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封德彞論校尉不覺罪當死今禁殿卒為盜竊而入内都知了

不知覺乞加罪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宗愈曰仁宗朝三班御史闕必詔學士丞雜歷選三丞至員外郎以名聞今定自選人超擢非由學士丞雜所薦而選任一出執政意誰為朝廷糾不法者明日知制誥蘇頌李大臨不草制皆落職歸班宗愈以舍人封還詞頭為是坐奪職通判真州久之擢吏部郎中哲宗即位除右司郎中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又遷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

陛下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得矣役書成牙校募不足許差上户宗愈極論其非宜悉從募便哲宗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消明日進君子無黨論拜尚書右丞為言者所攻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明年召還為吏部尚書哲宗親政以宗愈帥定武未行卒年六十六謚曰脩簡後坐元祐黨入籍云

東都事略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七十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五十五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

召試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吕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以為當黜脩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范仲淹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仁宗登進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官員用

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
大臣訪以政事仁宗再出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于前皆皇恐退而上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
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脩常為
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
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脩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
億陳堯佐及脩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仁宗目

脩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粮不足請廢麟州命脩往視利害脩以為麟州天險不可廢又言忻州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敵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敵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

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
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以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
轉運使仁宗面諭曰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脩曰
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仁宗曰第以聞
勿以中外為意方是時二府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
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
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説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令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爲朋黨論者惡脩異已又以善言其情狀愈益忌之會脩之外甥女張嫁族人晟以

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弁中脩遂起詔獄窮治張貴
産仁宗遣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脩坐左遷知制誥知
滁州徙揚潁二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
去既免喪入見鬢髮盡白仁宗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
厚命判流内銓小人畏脩復用偽為脩奏乞澄汰宦官
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
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脩引對取旨仁宗特令改官宦
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

遂出知同州言者多謂脩無罪仁宗悟留刊修唐書爲
翰林學士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所代包拯以威嚴
御下名震都邑脩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爲言
脩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彊其所短勢
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遷給事中爲羣牧使唐書成
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凡八年知無
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横壠
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

省臺諫集議脩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横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横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

諫謂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相府脩上疏曰陛下用相非其人以天下之事柰何委一不學無識謟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免狄青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仁宗不豫諸軍訛言藉藉脩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觧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青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

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
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
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
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
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嘉祐五年爲樞密副使
明年拜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
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
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即位以疾未親政慈聖章獻皇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往來二宫彌縫其闕卒復明辟再遷吏部侍郎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脩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也臺臣以脩主此議専以詆脩語在濮王事中脩著濮議引喪服記曰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服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重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於此以伸於彼也夫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絶其天性絶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朞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此以

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使其真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與是仁義者教之爲僞也其議如此臺臣既出而來者持脩愈急先是蔣之奇盛稱濮議之是脩由是薦之得爲御史既而反攻脩及其帷薄事事連其子婦脩杜門求辨其事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神宗爲其詞窮逐去脩亦力求退除觀文

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時諸路
散青苗錢脩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官
聽民以願請不報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脩力辭丐
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
遂聽以舊官知蔡州脩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
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脩昔守潁樂其
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脩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遷固相上下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

内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脩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石介梅堯臣既没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脩得其書獻諸朝當時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嘉祐間朝廷進人之路稍狹脩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冀一得其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各舉五人一時得士為多脩嘗稱故

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脩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辯

棐字叔弼以父脩蔭守秘書省正字年十二三脩著鳴蟬賦棐侍脩語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脩又嘗書以教棐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

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脩在位及告老棐不肯言仕脩卒始仕為審官院主簿遷太常博士哲宗即位為著作郎入省為職方禮部員外郎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棐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則非吾先君子之意也章惇入相棐以祕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祕閣知蔡州復

係元祐黨鐫直祕閣罷居頴州卒年六十七初脩以道德文章為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棐亦能以文學世其家有文集二十卷其他著述又五十餘卷

臣稱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嘗輕以畀人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得其正傳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沒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揚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脩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祕

而息邪說立化本而振儒風蘧然以所學入發爲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葢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

東都事略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七十三至七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裘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胡鼎蓉

東都事略卷七十五

宋 王稱 撰

列傳五十八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知和州管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猶徘徊久之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徙知端州入為

監察御史建言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掊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使契丹敵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問涿州門邪敵有沮色為三司户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直集賢院徙陝西路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户部副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

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事多施行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張堯佐挾貴妃以請自三司使拜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拯上疏切諫語在堯佐傳卒奪其宣徽景靈二使拯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内降又録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察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説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録微過其論甚美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北轉運使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

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請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徙揚廬二州廬即拯鄉里也親黨有犯法者拯無少貸焉坐失保任降知池州徙江寧府召知開封府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使徑至庭下辨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去中貴人偽增地契步數者拯奏劾之權貴為之斂迹嘉祐三年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上疏請立皇嗣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以為言而

陛下持久不决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陛下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徼後福者仁宗喜乃曰當徐議之拯又上疏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為三司使拯攻罷之而除宋祁拯又擊祁祁罷遂除拯三司使

歐陽脩疏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避命者久之六年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七年終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曰孝肅拯為人不茍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絶之人多憚其方嚴仕已通顯奉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没田廬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也年十七舉進士既冠調古

田簿廣信軍判官官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
穀地無敢抗之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
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奎為果辨其誣果遂得免改
大理寺丞僉判武寧軍監京東排岸司時衛士夜盗入
禁中楊懷敏當宿直而得罪輕奎言陛下私近幸而屈
公法臣竊為陛下惜之再遷殿中丞舉賢良方正對策
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加直集賢院改起居舍人
同知諫院奎勸仁宗禁切左右姦倖內東門捉獲賂遺

禁中物下開封府劾而府尹用内降釋之奎劾其罪尹坐黜御史先事論赦書中語詰所從来奎奏言御史許風聞言事事有非實則當容之若窮其主名是後誰敢以事告于陛下者是自蔽其耳目也論郭承祐以舊恩不當為宣徽使内臣何誠用石全育皆左右私謁之害者不當用為御藥悉罷之御史唐介劾宰相文彦博事連奎彦博罷相奎亦出知密州徙兩浙轉運使久之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遇其主加稱號邀使者

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為往比還中道與北使遇北人衣服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不許而殺其禮見之坐是黜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奎上疏曰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警陛下也不然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而天惟降災何邪臣願陛下早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復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遂拜右諫議大夫樞

密副使英宗即位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以父喪免神宗即位復拜樞密副使踰月拜參知政事神宗嘗與奎言追尊濮王事奎對曰仁宗於先帝有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神宗深然之已而王陶論韓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班以為跋扈奎亦上疏言陶險躁摧辱大臣神宗欲除陶翰林學士奎固執不可陶亦上疏詆奎阿附宰相陶出知陳州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

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令為陶罷奎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非宜神宗乃召奎供職謂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神宗嘗對輔臣稱王安石之賢先帝召之不起今又力請郡何也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自宜用世請郡必以疾也奎對曰安石當仁宗之世嘗議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沮抑故尔公亮曰安石輔相才也吳奎此言熒惑聖聽奎曰臣見安石臨

事施設自用護前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曾公亮㷀惑聖聽臣奎不㷀惑聖聽奎尋出知青州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性強記博識百家歷代史傳記律令無所不覽少時甚貧晚貴以錢二百萬置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者死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屋以居當世稱之

趙抃字閲道衢州西安人也少孤貧舉進士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為當死抃曰造在赦前而

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
卒免死監潭州糧料院歲滿知崇安縣徙通判宜州以
母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終喪起知海陵江原二縣
還通判泗州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
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
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後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
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
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

領事如故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二十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抃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至和中仁宗不豫而皇子未定抃疏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宫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知睦州甚有惠政移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遷侍御史召為右司諫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

至有訴於上前者拤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拤與唐介吕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即居家待罪二人皆相次去位拤與言者亦罷得知虔州虔州盜賊號難治拤變通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召知御史雜事改三司度支副使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前此有詔募義勇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拤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

募亦隨足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抃必盡用法抃察其無他曰此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歡服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英宗面諭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邪抃知神宗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瞻趙禼皆骨鯁敢言久遣不復無以慰搢
紳之望神宗納其説郭逵除僉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
抃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抃感
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欲啟聞神宗手詔嘉之
會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新法怒目同列
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
之時有何書可讀邪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
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抃

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州故多盜閭扑性寛大細民多駢聚為盜扑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盜遂遁去徙青州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進大學士知

成都府緜州民造符牒度僧聚衆二百人告者以為有
異謀捕得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其首以私造
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為脫逆黨朝廷取其獄
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鳥聚境上遣吏捕逐皆乞
降願殺婢以盟抃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
至巳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抃命讙呼以聽訖事不
殺一人移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抃出官廩平其
價以糶次諭富人出粟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下令

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知杭州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抃曰民未可勞也罷之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居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抃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四十九即不御内自號知非子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云子屼亦篤行君子

也嘗為御史論事知治體後為太僕少卿以卒
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也舉進士為武陵尉又為沅江令
遷著作佐郎知任丘縣通判徳州為御史裏行時造龍
鳳車于啟聖院内出珠玉為嚴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
在不可慢况為後宫竒靡之器哉神宗即令徙出三司
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諫官
包拯等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
佐宣徽景靈二使居頃之復除宣徽使介獨爭之不能

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因此為執政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之意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謂彥博有宰相才自彥博獨專宰政凡有除授多非公議乞罷彥博而相富弼仁宗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介介曰臣忠義憤激雖

咼鑊不避也仁宗急召二府以奏示之曰介言彥博因
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
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
即貶介春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
言貶介太重會仁宗亦中悔明日改英州別駕又明日
彥博罷吳奎亦黜而介自是以直聞天下尋徙監郴州
稅通判潭州復召為殿中侍御史他日介奏曰臣繼今
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顧

聽解言職乃除直集賢院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一日仁宗與介語及諫諍事且曰朕向用張堯佐而言者指言用堯佐必有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之豈遂如明皇播遷乎介曰用堯佐未必播遷使陛下播遷則更不及明皇葢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陛下安得有肅宗乎仁宗變色徐曰此事與宰相商量久矣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

陶連奏絳以險言中傷大臣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黜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呂誨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進不以道不可大用介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瀛州英宗時召為御史中丞居數日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神宗即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神宗亦欲用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不可大任神

宗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時執政嘗因進除目神宗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已謀之於王安石矣介曰此小事也陛下不以付大臣況大事乎中書政事豈可決可否於翰林學士也未幾安石參知政事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什常八九若止令中書

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介曰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初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所因罪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也安石辨益堅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神宗謂其先朝遺直也故大用之既卒贈禮部尚書謚

曰質肅子淑問神宗以其世家擢為御史甚有直名義問終集賢殿修撰

臣稱曰仁宗深仁大度與天地並舉天下是非付之臺諫其所進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議臺諫是則黜宰相宰相是則黜臺諫唐介之論彥博若其言不至於大訐則彥博去位而介亦安於職矣惟其訐乃所以見黜也且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

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為有媿故罷彥博
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烏乎忘己以用人虛心而
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東都事略卷七十三

東都事略卷七十四　　宋　王稱　撰

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也少頴悟絶人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見之以為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才異等薦之中選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絶以

激使其衆方平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閒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

不果用其議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略以宜屯重兵河東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靈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度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召對除直集賢院遷知諫院時夏人寇邊王師挫宰相張士遜嘗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以故王鬷罷知院事而中書自若也方平援典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仁宗然之遂以宰相兼樞

密使時夏竦為四路帥盡護諸將四路禀復事失機會方平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為守及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葢六年矣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赦書招徠夏寇令邊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方平意自是元昊通好而西師解嚴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拜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初唐詢為御史以親喪免服除還故職適與宰相賈昌朝親嫌㕘知政事吳育用故事罷

詢而方平輒奏留詢因譖育育卒罷爲翰林學士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太祖征河東還父老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仁宗曰卿語宰相力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

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慶歷中衛士為變貴妃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倡言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執中聳然從其言而罷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事連方平出知滁州未幾復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加龍圖閣學士徙知杭州以母喪服除判流內銓

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為定制以禮部侍郎知滑州徙益州走馬承受張勉入奏廣南蠻賊儂智高誘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川朝廷促方平行且發秦渭兵馬役民夫晝夜築城增諸縣弓手率三倍方平徑至府下令悉歸所增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鐙大啟城門民心乃定已而得邛部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於湖南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賦四十萬減鑄錢十餘萬又列

上漕運十四策仁宗悉施行之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夏酋諒祚大黠集戎騎並邊蕃戶多逃匿山林方平料閱軍馬聲言出境賊既不至諫官司馬光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哉復知南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明年還為翰林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方平赴福寧殿英宗憑几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

顥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英宗力疾書以付方平翌
日制立顥王為皇太子神宗即位召見側門方平曰仁
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神宗曰奉先可損乎
方平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神宗以為
然除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論方平貪邪不當參
大政光既還以呂公著為中丞公著又以為言亦會方
平丁父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時方
置條例司行新法方平因陛辭極論其害曰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神宗謂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詔舉諫官方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累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之尋知陳州徙南京神宗欲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為御史中丞嘗附賈昌朝今授以宣徽使無名且不可留京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一宮使久之易南院使判應天府神宗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

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
乎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遂條上九事新法鬻坊場河度司農
請并祠廟鬻之方平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
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
免於鬻乎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
天下祠廟皆得不鬻請老除東太一宫使後二年以宣
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領使

如舊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曰文定
方平慷慨有氣節善屬文數千言立就甞知貢舉有薦
王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来凡一院
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檄以出自是與之絶守蜀
日蘇洵携其二子軾轍游京師方平一見待以國士而
蘇氏父子名聲遂動天下云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
二十卷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也初名拱壽年十九舉進

士第一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言晉大夫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觶郭氏以厚禮葬豈獨大夫比耶請罷御樓觀燈及遣奠日仍禁都下聲樂歷三司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初朝廷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辰請倣唐制益以東路之潮西路之邕容各總節制與廣桂為五管慶歷元年益梓饑以拱辰為安撫使至則奏蠲通

負以寛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為者
耶一葦可航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
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
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固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
敵騎也是歲契丹遣六符来求關南十縣其書謂太宗
并汾之役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拱辰請對曰河東之
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濳
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豈

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虜得報繼好如初遷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劉六符之求關南也敵意不測在庭之臣無敢使敵者富弼往報聘廷折其君臣敵辭屈朝廷增幣二十萬而和仁宗深念弼之功拱辰曰富弼不能止契丹谿壑無厭之求陛下止一女若敵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仁宗正色曰苟利社稷朕豈愛一女乎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也因再拜曰陛下屈已愛民如此天

下幸甚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又除使相拱辰言用無功而驕朝廷名器不可輕以假人甚非所以全后家之道也又言夏竦經略無功移疾求郡為自安計不當用為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祠神燕集客有因酒放言為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為會請屬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率實為害教由是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下機務巨細一切省覽窮日力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除細務歸之有司僧紹宗因

鑄佛像惑衆聚財都人爭以金銀飾投冶中宮掖亦出
貲佐之拱辰曰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
怨詔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學士為三司使首言兵冗
不精費廩食宜訓練澄汰為持久計三路斂糴法當隨
時盈縮以權輕重改翰林侍讀學士知鄭澶瀛三州留
守西京除翰林學士承旨拜三司使使契丹遼主遇之
厚親御琵琶以侑酒拱辰謂其館伴曰南朝峭漢惟我
館伴為遼主言之遼主曰吾見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

量也吾嘗問弼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察斯人大未可量也拱辰使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論拱辰奉使契丹輕率失言又言知潭州任顓與轉運判官李章賤市死商真珠有司具獄來上而拱辰悉以珠進內以章宰相壻也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秦定二州再守西京移北京神宗即位還朝見神宗言曰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神宗

以語執政王安石曰此未足為姦邪以未知陛下意所向此真姦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還為西太一宮使元豐初為宣徽南院使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矣恐不足任事神宗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為朕行拜安武軍節度使改鎮彰德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恪

臣稱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拱辰黨呂夷簡以撼富弼固正士之所不與也然方平志大氣高有弘毅開濟之資識王安石之姦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賢於未遇之際蓋有絶人者拱辰不可同日而語矣蘇軾序方平文有云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得非有為而言與

東都事略卷七十四